

甘肃省教育学会

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成立暨第一届年会

# 论文资料选编



甘肃省教育学会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秘书处编

# 目 录

## 甘肃省教育学会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

- 第一届年会闭幕词.....李绍唐 (1)
- 甘肃少数民族教育.....胡德海 蒋小素 (6)
- 加速发展甘肃民族教育的几个问题.....马国忠 (40)
- 试谈我省民族教育的发展.....雷振华 (51)
- 从甘肃省一九八五年高考少数民族考生录取  
情况,谈发展民族教育的意见.....梁明远 张延安 (61)
- 临夏地区民族教育问题初探.....马效融 (68)
- 关于甘南民族教育问题的初步研究.....赵文英 (82)
- 办好兰州民族教育的我见.....马相如 (100)
- 东乡族自治县教育事业现状及采取若干  
特殊措施的建议.....马国忠 (106)
- 开拓前进,发展民族教育.....赫伟烈 (115)
- 加速临夏地区中等教育结构改革  
的设想.....马效融 (122)
- 民族地区普及初等教育几个政策问题  
的初步研究.....韩嘉穗 (131)
- 发展民族教育要重基础,从基层抓起.....罗 昭 (142)
- 甘南藏族自治州普及初等教育问题刍议.....程中真 (151)
- 普及东乡初等教育几个问题的探讨.....刘晓琴 (162)
- 发展肃北牧区初等教育我见.....刘会林 (169)
- 民族教育普及中的一个迫切任务.....李燕青 (174)

试谈甘南州民族教育的几个问题..... 余希贤 (184)

谈如何办好重点民族班和寄宿制学校..... 云丹龙珠 (194)

发展民族教育的几个有关问题..... 侯玉臣 (205)

结合牧区实际,认真研究民族教育的

几点意见..... 马才郎措 (215)

发展民族教育也要坚持“三个面向”..... 程中真 (223)

双语现象在民族教育中的意义..... 车得驹 (230)

加强民族地区师资队伍建设是发展

我省民族教育的关键..... 李燕青 (247)

抓好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改革

中等教育结构..... 赫伟烈 (258)

天祝县办好寄宿制学校的几点做法..... 党定国 (269)

关于发展我县保安族教育事业的调查报告..... 马敦厨 (274)

甘南藏族教育史略..... 朱解琳 (281)

浅谈临夏回民教育促进会在临夏

少数民族教育历史上的作用..... 朱光明 (310)

甘肃省少数民族教育大事记..... 胡德海 蒋小素 (319)

编后记..... (405)

# 甘肃省教育学会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 第一届年会闭幕词

甘肃省教育学会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  
理事长、省教育厅副厅长  
李绍唐

同志们，

甘肃省教育学会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第一届年会从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开了三天，今天就要结束了。现在我受常务理事会的委托，作会议总结发言。

出席我们这届年会的论文作者、理事、常务理事、正副理事长、副秘书长和邀请代表，共五十人。有藏、回、东乡、裕固、保安、蒙古、汉等七个民族成份。有专业研究人员、教师、教授、校院长、教育行政管理干部和民族工作者，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会议交流的论文、调查报告以及教育史资料等共四十余篇。这些论文从各个角度探讨和研究了发展我省民族教育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对今后民族教育的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与会同志还听取了全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精神的传达，大家受到很大启发。临夏州委袁云副书记参加了开幕式并讲了话。会议期间，州上还安排参观了临夏回民中学和黄河沿小学。这次在我们年会召开的同时，临夏州的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成立了，它壮大了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队伍，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希望民族教育研究会为今后发展临夏州的民族教育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这次会议能够顺利召开，是与临夏州委、州政府领导的支持以及州教育部门同志们的全力以赴的辛勤工作分不开的。对此，我代表全体与会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次会议虽然时间短促，但开得紧凑，是一次团结的会议，民主的会议，丰收的会议，总之，是一次成功的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下面我想就这次会议的收获和今后的工作，作个简短的发言，就作为这次会议的小结。

## 一、这次会议的收获

一、交流了学术论文。我们这次会议是一次学术讨论会，会议发扬了良好的学风和会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彻了“双百”方针，民主气氛浓厚，做到了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会议安排一天时间，大会交流学术论文十二篇，这些论文大部分是论述加速普及我省少数民族初等教育的，也有探讨如何办好寄宿制学校和民族班的，还有探讨民族教育史和民族学校双语教学的。有对具体政策问题的研究，也有对办学方向、办学形式和有效地运用教学手段等方面的专题探讨。论文涉及到民族教育的各个方面，有理论上的探讨，也有实际工作经验的总结，题材广泛而又中心突出，有一定的深度。像《民族地区普及初等教育几个政策问题的初步研究》、《加速发展甘肃民族教育的几个问题》等论文，阐述都比较深刻，有较高的水平，对我省民族教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

二、明确了一九八六年学术研究的工作重点。经过讨论，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一九八六年我省民族教育研究工作的重点是，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为指针，继续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全国代表会议的精神，紧紧围绕探索民

族教育的特殊规律，把我省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工作推进一步。研究课题要实施和完成我会《规划》（草案）提出的课题项目。要围绕如何抓好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基础教育，关于我省少数民族教育发展战略的探讨，建立适合我省特点的少数民族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结构问题，关于提高民族地区教育投资效益问题，关于发展少数民族职业教育问题，关于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教学问题，等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当然，也不要受这些题目的限制，视野可以放宽一些。对少数民族教育中出现的一些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也应给予关注，及时研究和探讨。还要重视民族教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民族教育史的研究工作。研究要从实际出发，力求科学性和可行性。总之，我们的研究工作还要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三、进一步加深了对民族教育科学研究重要性的认识。教育要发展，教育科学研究要先行。民族教育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些特点，按照民族教育发展的规律指导民族教育的实践，就显得特别重要。我省是个多民族的省份。要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培养四化建设人才，必须加速发展民族教育事业。而要加速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就要花大力气把民族教育的研究开展起来，用教育科学理论来指导民族教育的实践。民族教育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制定，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都要以民族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论为依据。我们研究水平的高低，可靠程度，对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通过这次会议，每个同志对此都有更深的体会，这对今后深入地有效地开展研究工作是有重要意义的。

## 二、今后我省民族教育研究会 活动的几点想法

一、我们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的会员，包括我们这些理事长在

内，要继续学习和深刻领会《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全国、全省教育会议的精神。学习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也要学一些经济方面的理论方针政策，用以武装头脑，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我们要开好半年一次的常务理事会议，研究活动方面的有关问题。还要不定期地组织好会员的座谈学习、交流思想，切磋研究方法。如果条件允许，与会员举办短期培训班，利用讲座研讨的形式，来提高我们会员的研究能力，以求多出成果。

**二、继续发展壮大少数民族教育科研队伍。**我们民族教育的科研机构还不多，力量还薄弱。这次临夏州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的成立，给其他民族自治州、县带了个好头，其他民族地区条件成熟的话，也希望成立组织，发展会员。开展民族教育的科研工作，专业研究机构是我们的基本阵地，专业研究人员是得力的骨干，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但是，不能仅仅依赖少数专业研究机构和人员去进行，必须发动群众。广大民族教育工作者，工作在民族教育第一线，最有实践经验，对民族教育的科研工作最有发言权。要充分调动这些同志的积极性，共同为振兴我省民族教育事业，出力献策。无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都要密切协作，搞好团结。

**三、筹备八六年第二届年会。**这项工作，从这次会后就要着手进行。时间预定在明年第三季度。会议交流的内容，应按照《规划》和这次会议确定的工作重点进行。希望会员们尽早动手，确定研究课题。我们要求每个会员能在下届年会召开的时候，每人拿出一篇论文来。会员们要经常和研究会秘书处取得联系；秘书处也要尽最大的努力，向会员们提供科研信息和科研资料，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四、选编出版论文集。**会后我们要抓紧时间，尽快把这届年会

和成立大会交流的论文,选编付印,和大家见面。通过这次会议  
的交流,作者还可以对自己的论文作进一步的充实修改,但要抓紧时  
间,可否考虑能在十二月中旬以前完成,然后送交西北民族学院  
西北民族研究所汇集,选编印行。

我的发言完了,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明天大家就  
要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预祝大家一路平安。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 甘肃少数民族教育

(1949—1983)

西北师范学院 胡德海 蒋小素

## 一、甘肃省少数民族地区情况简介

甘肃省是我国多民族的省份之一。全省总面积450,000平方公里。其中少数民族聚居面积为176,000多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39.2%，全省总人口1,956万多人，其中少数民族154万多人，占全省总人口的7.92%。除汉族外，有回、藏、东乡、土、裕固、满、保安、蒙古、撒拉、哈萨克十个少数民族和三十一一个散居民族成分。东乡、裕固、保安族为本省特有的少数民族。回族最多，有95万多人，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61.4%，藏族、东乡族人口均在20万以上。各少数民族，有的分别信仰伊斯兰教或佛教。藏、蒙古、哈族有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各民族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省内有两个民族自治州（甘南藏族、临夏回族自治州），二十个民族县（市），其中有七个民族自治县（天祝藏族、肃南裕固族、肃北蒙古族、阿克塞哈萨克族、张家川回族、东乡族、积石山保安东乡撒拉族自治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民文化生活水平不断地得到改善和提高。从甘南藏族、临夏回族两自治州的

教育发展概况，可略见本省民族教育一斑。

## 二、解放前的甘肃省少数民族教育

甘肃省的少数民族，大多聚居在宜于林、牧的高寒山区和边远地区，地广人稀，居住分散，交通不便。解放前，各少数民族由于在政治、经济上遭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长期处于无权地位，备受歧视和摧残，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人民生活困苦异常，社会发展缓慢，文化教育极其落后，许多民族县连一所学校也没有，读书识字的人很少，贫苦的广大牧民，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各民族地区，处于一种文盲充斥，人民愚昧无知的状态中。

解放前，甘南农业地区，尚处于封建社会发展阶段，半农半牧区和纯牧区，还残存着奴隶制残余，土司制度与佛教（即喇嘛教）寺院政教合一的体制，统治着甘南地区。土官头人、牧主、寺院，垄断着主要生产资料（土地、森林、牧场、牲畜、房产等），以此压榨盘剥劳动人民，迫使他们进行无偿劳役，陷于贫困愚昧的境地，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长期停滞，民族教育发展缓慢，基础极差。

甘南自治州主体民族——藏族，普遍崇信佛教，整个社会笼罩着浓厚的宗教气氛，教育也总是与宗教紧密连结在一起的。解放前，甘南占统治地位的教育，是藏族寺院教育，夏河县的拉卜楞寺，就是甘南藏族佛教教育的最高学府，也是喇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宗主寺之一，距今已有二百七十四年的历史。建筑连绵长约三里，阔约二里，大小经堂无数，寺内设有六大学院（扎仓），即闻思学院、续部密宗上院、续部密宗下院、时轮金刚学院、欢喜金刚学院和医学院，有严格的学制、学级、学程、

考试及学位制度等。藏族青年只有出家当了喇嘛，才有在寺院设的学校学习经典认识文字的权利。俗人是无资格入学的，居住在它周围的藏民，也只不过经常轮流到寺院服役而已。

国民党统治时期，1921年，有卓尼县土司杨积庆创建了柳林小学，此系甘南藏区兴办近代初等教育的开端。1927年，有由夏河县“拉卜楞藏民文化促进会”创建的拉卜楞藏民初级小学一所，学校虽为藏民而设，但藏族学生不多，兼收汉、回族子弟，有些学生是被雇佣顶替或征派上学的。1946年，在临潭县建成甘南最早的一所临潭县初级中学，1947年，是甘南教育事业发展的最高年份，有初等小学127所，初级中学2所，简易师范1所。当时，由于蒋、马反动派的压迫、剥削，推行的是民族歧视政策，实施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抹煞民族和地区特点，加之教学中语言隔阂，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办学条件极差，教师待遇菲薄，难以维持起码生活，学校布局不合理，集中于城镇，广大牧区如碌曲、玛曲等地，竟无一所学校。国民党还利用学校作为搜抓壮丁的工具，因而藏族人民都不愿送子弟入学，视读书为畏途，把被雇佣顶替或由头目强迫征派去上学称为“当学差”，许多儿童，上学既非自愿，其在校学习情况可想而知。

解放前夕，甘南地区有小学91所，学生1,933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245人，初级中学1所，学生83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9人，简易师范1所。全州学龄儿童平均入学率为3%，藏族学龄儿童入学率更低，仅为1.3%。广阔草原上的许多藏族群众，还用古老的刻木、数珠等办法记事、记数。

解放前的临夏地区，社会动荡，经济凋敝，文化教育也很落后。

回族、东乡族是临夏地区的主体民族，信奉伊斯兰教。清真寺是教民活动的中心，寺内设立学校，对回族上层人士的子弟进

行经堂教育。经堂教育是以清真寺为据点的宗教教育制度，培养伊斯兰教的宗教职业者。由教长招收一定数量的学生（满拉）传习经典——《古兰经》，讲授经文，宣传教义，对普通文化知识，却涉及甚少，一般学习三至六年，读完后，可当开学阿訇、宗寺阿訇，成为传播宗教、培养教门继承者的教师。

国民党统治时期，临夏地区有民办、民办公助、省办、县办以及教堂出资和军阀办的各类学校。由教堂或宗教团体创办的小学，主要招收信奉伊斯兰教群众的子弟入学，学校开设阿文课，也开设一些普通学校的课程。规定学生每周星期五（主麻日）必到礼拜堂礼拜。实行既念经又读书的制度。宗教干预教育，学校成为宗教活动的场所，不断灌输儿童以宗教意识，严重影响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授，阻碍着学校教育的正常发展。当时，有以“促进边疆教育，发展回民文化教育”为名的回民教育促进会，这是由地方军、政界上层人士和热心教育的一些乡绅组成的。带有民族性和一定群众性的教育机构。它对临夏民族教育的发展，在一定时期，起过一些作用。后几经改组，自1938年始，促进会则由军阀马步芳等插手控制，统管临夏地区许多学校，其所管学校集中城镇，学生多为官僚地主子弟，所施教育则程度不同地带有军事色彩。成为马家军阀借用学校教育培植私人势力，补充兵员不足的场所，因而正常教学秩序被破坏，学校声誉日趋下降，许多学校纷纷停办。当时，临夏地区虽然初等教育有所发展，但由于政治制度黑暗，封建军阀争夺混战，动乱频繁，兵燹屡经不息，因而民族教育发展也很缓慢。1923年，始有地方贤达鲁效祖、马秉良等支持倡办的广河县初级中学一所。

解放前夕，临夏地区有小学175所，学生7,500人，教职工424人，其中专任教师357人；普通中学5所，学生391人，教职工91人，其中专任教师79人；中等师范学校1所，学生193人，教职工

21人。学龄儿童入学率为8.1%。

### 三、建国三十四年来，甘肃省少数

#### 民族教育发展概况

新中国的成立，为少数民族的教育建设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甘肃省的民族教育事业也得到迅速发展，纵观本省民族教育三十四年来，经历了以下的发展过程：

#### 一、甘肃省少数民族教育在建国后十七年的发展。

解放后，由于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并根据民族地区实际制定了适合民族和地区特点的方针政策，采取了特殊措施，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大力扶持和优先照顾，使民族教育事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民族中、小学数量逐年增加，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有所提高。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人才，1950年，在兰州创建西北民族学院，民族知识分子队伍很快地成长起来，在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少人先后担任了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职务或成为教育和其他专业技术部门的骨干力量。民族教育事业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本省民族教育事业极其落后的状况，开始发生历史性的变化。1949年至1957年这八、九年间，是本省民族教育工作开展得很好的一段时期。

如甘南自治州于1953年10月建立后，随着自治州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的发展以及对发展民族事业的需要，1954年4月，召开了甘南州第一届文教工作会议，总结了建国后四年多来，甘南州民族教育工作的经验教训，决定了发展本州民族教育的措施；这次会议对恢复甘南民族教育以及如何遵照1951年9月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教育会议确定的民族教育工作方针，巩固、发展、整

顿、改造甘南民族教育，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后，对基本处于停滞落后状态的民族教育，又采取了切实措施，为积极稳步发展甘南民族教育，在州委领导下，州设文教处，县设文教科，各社、队设文教专干，加强对教育工作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对中、小学校，则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和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期分批进行整顿、改造和巩固工作。历史上出现过的“派学”、“当学差”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也结束了寺院专办学校教育的历史，建国前服务于封建贵族世家的学校教育，从性质上发生了改变，甘南藏区的民族教育，开始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组成部分。在教育底子十分薄弱的基础上，自1954年始，在临潭、夏河、卓尼三县，首批筹建发展了152所小学，在校学生13,859人；为发展牧区和边远山区的教育，先后在碌曲、玛曲、舟曲三县又发展小学58所，在校学生3,721人。当时除迭部县外，县县有小学，基本解决了大多数学龄儿童的就学问题。

从建州到1957年，甘南自治州有小学210所，比1949年增长1.3倍，在校生17,580人，比1949年增长8倍；初级师范学校2所，比1949年增长1倍，在校生400余人；初级中学2所。全州学龄儿童入学率，由1949年的3%上升到29%，藏族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也由1.3%上升到11.9%。

据《共同纲领》民族政策中“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的决定，党和政府为扶持甘南少数民族发展教育事业，采取了种种特殊措施给予优先照顾，优厚待遇，使自治州的民族教育有了新起色。自建州到1957年，国家对甘南地区的教育投资为268.5万元，占全省同期普通教育和师范教育经费总支出的3.2%；1957年，省内一个小学生年平均费用为15.2元，而甘南一个小学生年平均费用则为39.2元，由此可见，国家对甘南民族教育的投资，是大大超过

全省教育投资平均水平的。为解决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特殊需要，每年除拨正常教育经费外，还增拨一定数量的民族教育补助费，对少数民族学生实行免收学费，享受助学金，补助课本、文具和衣物等办法，鼓励他们冲破封建落后势力的阻挠，接受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知识的教育。在学校教学中，贯彻以藏语文为主的原则。采用藏文课本，配备藏文教师，并考虑到藏族儿童入学较迟的实际，适当放宽入学年龄的限制。广大农牧民群众，逐年体察到党和政府的无比关怀，也愿意送子弟入学了。

甘南州的民族教育，经过恢复、整顿、改造和巩固、发展，获得了生机，日益呈现繁荣景象，走上稳步前进的道路。

1949年8月，临夏地区解放，人民政府接管了旧的公、私立学校，并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废除了宗教的封建特权，结束了军阀的压迫剥削。全地区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自己办教育的历史，劳动人民从此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在民族教育工作的八字方针指引下，全区教育进行了有计划、有步骤的整顿、改造，在巩固的基础上发展提高，稳步前进。到1953年全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概况见（附表一）。

学校的恢复增设，基本解决了民族聚居区大部分学生的入学问题。地区文教部门，在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下，为进一步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打好基础，重视本地区师资的培训与充实工作。1956年，从上海来临夏的支边青年，也大都分配去从事教育工作，初步解决了城镇学校师资不足的问题，推动了中、小学教育的发展。

1956年11月，临夏回族自治区建立，在州委的领导下，自1957年始，各级各类学校，认真贯彻党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学校普遍增设政治课，加强劳动教育，教师开展教学研究活动，教育质量逐步有所提高。幼儿教育、工农教育也有一定的发展。民

族教育事业出现一种兴旺的局面。到1957年，全州学校教育发展概况见（附表一）。

甘南、临夏两自治州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正在积极稳步向前发展时，反右斗争开始了。由于反右扩大化，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不少学校的领导和教师被错划为右派，有的被打成反革命、坏分子，下放劳动或判刑劳改，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广大教职工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紧张状态中。甘南全州中、小学教师被定为五类分子的就有254人，占教职工总数641人的39.6%。这就使民族自治州教师本来短缺的情况，愈加严重，影响了学校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

1958年后，民族教育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又遭受了较大的挫折。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影响，民族教育工作违背了经济和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顾民族特点，地区差别，一味追求数量，高速盲目发展，造成不良后果。1962年前后，虽根据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纠正过一些超越实际可能的“左”的做法，但由于“左”的思想不断干扰，导致民族教育大起大落，使少数民族教育工作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影响了民族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甘南自治州在1958年，由于对民族教育事业从“左”的方面干扰，不顾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不顾落后的经济条件和薄弱的教育基础，加之反封建斗争扩大化，关闭寺院，禁止宗教活动，令僧童还俗入学，一时给学校教育增加不小压力，于是以脱离实际的，搞政治运动的手段，盲目发展了一大批各级各类学校，初等教育在“苦战三昼夜，实现小学教育普及化”的口号声中，短短半个月，就出现了社社队队办小学的高潮。截止1958年底，全州有小学402所，是1957年的0.91倍，在校生达38,561人，是1957年的1.19倍。全州学龄儿童入学率，一时竟达80%以上，比1957

年增长51%；小学教育刚刚起步的玛曲、碌曲两县，也在三个月内，办起帐篷小学26所，学龄儿童入学率分别高达75.3%和94.2%，初级中学一时发展为5所，是1957年的1.5倍。同时兴办起职业、农业、卫生等中等专业学校20所，是1957年的29倍，还有红专大学9所。由于浮夸蛮干，使民族教育的发展大大超过甘南州人力、财力、物力所能许可的范围，在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充足的人力条件下，许多学校，既无校舍，又无设备，师资不足，只得由还俗僧人充任，民族教育一时处于混乱状态。

1961年后，由于“左”的思想继续影响，缩短文教战线过关。一些教师迫于生活困难，自行离职，许多教师被精减，下放归田或改行他业，大大削弱了教师队伍。一哄而起的学校，又大量关、并、撤，大部分学生辍学回家，甘南民族教育，就在如此起伏中受到很大损失。

1962年后，在中央提出的八字方针指导下，纠正了一些“左”的错误做法，民族教育又出现了上升的趋势。经过调整，截止1963年底，全州有完全中学2所，初级中学3所（小学附设初中班3个）。共有学生684人，专任教师114人；中等师范学校1所（卓尼中学附设师范班1个），学生92人；小学207所，（其中民办20所）学生12,524人，专任教师526人。学龄儿童入学率为32%。在藏族聚居区的120所民族学校，开设了藏语文课，学藏文的学生达4,000多人。不少学校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出现了一批耕（牧）读小学，中学的耕读班和农业中学，学校布局基本趋于合理。213所中、小学，除18所设在县镇外，其余均设在农村、牧区。截止1965年，全州除玛曲县尚未设立中学外，县县都有中学或小学附设初中班，各社队都有小学。此时，甘南各级各类学校，发展到345所，比1963年增长0.62倍；在校生达25,898人，比1963年增长0.95倍。学龄儿童入学率为40.3%，比1963年增长